

新民晚报

原定去年回一趟国去游山玩水，领略故国风物，可自去年初疫情暴发以来，居家禁足，哪儿也去不了，我心里也就总有些不甘。前几天，在微信群里忽然看到有文友发出一张几年前在上海参加会议后给我在鲁迅先生故居门前拍的留影，一下勾起我对那次回国的难忘记忆。

文学大师故里行

黄宗之

那是在2017年的金秋十月，我应上海市作家协会的邀请，回国参加上海作协举办的海外作家与国内学者互动的上海论坛。我提前三天启程，从终年阳光明媚的太平洋此岸飞到时而阴雨绵绵、时而薄雾漫漫的苏浙沪大地。

片江南水乡的景象。放眼朝前方望去，所及之处是一片白色的沿河小楼，小楼间有一条弯弯的河流，河上泛着轻舟，系着红绸布的小船载着游人悠荡。

离家去国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回国过几次。因为还在上班工作，假期不多，每次也都是来去匆匆。可就在这短短的往返中，我目睹了国内飞速的发展，内心常常会被这巨大的变化而震动与欣喜。

这是一幅多么恬静而美丽的水乡风情画，我仅在电影里和画报上看到过。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奔走过去，举起手机，从不同角度拍下这一片原始的古老文化奇观，生怕漏掉了哪一个景致，回美国后心存遗憾。我沿着河岸两边的骑楼间的石板过道往前走，边走边买一些当地特产带回美国，又坐了小船在清水河上泛舟。绍兴这不大的地方能如此完整地保留好祖先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真让我这次回国不虚此行了。

我首先选择去了绍兴，由那儿一所大学研究华文学的教授陪同去了安吉古镇。在一块尘土飞扬的停车坪里停下后，教授领着我朝一个有牌坊和刻着安吉古镇字样的石碑走去。我的前面出现了一

这是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情。这个江南著名古镇从宋至清一千多年时间里竟产生了贡生160人、举人161人、进士及第64人。一千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编选者梁昭明太子、文学巨匠茅盾、文化大师木心、现代著名文学家孔另境也都出生于此地。

第二天，我坐大巴去了乌镇参观，从大巴走下来，原以为大广场旁边那个犹如民居的大门内仅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庭院；近过验票门槛，走进去一看，我又被另一处更为典雅的

古乡镇给深深震撼了。

乌镇：一个多么完好保留着的原有晚清和民国时期风貌的水乡古镇啊！

走进乌镇，边走边看。一条小河从独具风情错落有致的两排房屋之间流过，乌篷船在河上晃悠悠。隔河相望，小河两边是江南韵味的古朴建筑。各色民居、店铺依河筑屋，青石板地面从青瓦粉墙、砖木结构的民房中间穿过。连桥成路，流水行船，以河为街，桥街相连，从而形成了江南典型的“小桥、流水、人家”的独特风情。这个江南著名古镇从宋至清一千多年时间里竟产生了贡生160人、举人161人、进士及第64人。一千多年前中国最早的诗文总集编选者梁昭明太子、文学巨匠茅盾、文化大师木心、现代著名文学家孔另境也都出生于此地。

我在乌镇参观了茅盾和木心的故居；接着又去拜谒了鲁迅故居、金庸故居、徐志摩故居。

在上海参加过论坛后，上海作协安排我们一行人去了常熟参观，走访了翁同龢故居和曾朴故居。那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撑着雨伞，在这相邻的两座树木环绕、静谧清新、桂树飘香、曲径幽深的庭院里参观。我随着一同前来的海外作家们在清幽宁静的小径上漫步，行走在既有住房、厅堂、书房，又有亭、廊、树、阁、池塘的园林中，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清静谧。

飞回到洛杉矶，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在电脑上查证苏浙沪一带为什么会盛产名人文豪的历史渊源。两宋时期，很多北方名士和诗书望族来江南定居，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南迁，促进了江南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北宋之后，赵宋南迁，中国的经济、政治中心完全迁移至江南。科举极大促进了文化的进步。江南一带经济富庶，政治相对安定，给苏浙沪良好的教育与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鸦片战争后成为与国外通商口岸，受外来现代教育影响，为江南地区日后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这块土地的良好经济基础和安稳的社会生存环境，以及江南的秀美山水、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小桥流水的古雅风情、宁静安谧的生存条件把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从而丰润了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在想，当今的苏浙沪地区有着与过去几乎完全类似的各种优越条件：前所未有的安稳生存环境；经济高度发达，在全国领先；地处对外开放的最前沿，这里还会出现深刻影响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学大师吗？

“此株不与别株同，素手芳华纸上工。省识画图品香草，何须著粉写芙蓉。”这是陈佩秋先生1973年题写在作品《剑兰》上的一首诗作。1956年，陈佩秋先生创作的工笔画《天目山杜鹃》参加上海青年美术展览，以“善于观察事物，掌握国画花鸟画优秀传统文化的表现技法，刻划松鹤尤其生动”获一等奖。同年，佩秋先生成为筹备中的上海中国画院首批画师。第二年，《天目山杜鹃》参加全国青年美展获二等奖。

如果从1944年佩秋先生考入重庆国立艺专算起，到2020年与世长辞，佩秋先生献身艺术达76年之久。在郑午昌指导下，佩秋先生从临摹五代赵幹《江行初雪图》起步，“自清代六家、四僧上溯于宋元。”20世纪50年代，佩秋先生在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供职，加之又与谢稚柳结为秦晋之好，结识了钱瘦铁、张葱玉等一批收藏大家，得以浏览大量宋元名迹。

佩秋先生留存至今的多件临摹作品逼真传神。“文革”期间，佩秋先生开始临摹《智永真草千字文》，数年后即以酣畅淋漓的草书示人，灵动凝练、行云流水的书风，与其时佩秋先生画风由工笔画转向泼墨写意

陈佩秋先生的诗

费滨海

正好契合。这一时期，佩秋先生从徐渭、朱聋入手，形成了简练含蓄的写意绘画风格，《饱含金珠胜似春》《柳阴白鹭》《翠竹绶带》《山花烂漫》，给艺坛带来了一阵新风。

相对佩秋先生在书画艺术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佩秋先生在古书画鉴定和诗文上的成就却往往不为人所知。佩秋先生晚年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传为阎立本的《步辇图》和董源的《夏山图》《潇湘图》及

《夏景山口待渡图》，以“画家的眼光”重新进行审定，其“否定说”考证、推理丝丝入扣，为学界所关注。佩秋先生诗文同样出类拔萃。先生在国立志专初学诗词时，曾得到潘天寿指点，到上海后，由于丈夫谢稚柳、友人潘伯鹰都是书画家中的诗词大家，与佩秋先生同时被聘为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的女画家周鍊霞和陈小翠，也是海上颇负盛名的女诗（词）人，佩秋先生与他们交往甚多，诗文创作上受到熏陶和影响是肯定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佩秋先生的诗却没有一股女诗人清丽温婉的味道，更多的则是豪迈挺拔，富有大丈夫气概。或许佩秋先生一直觉得自己的诗还有待提升，故而极少公开发表，偶尔会题写在创作的书画作品上。佩秋先生的诗文言简洁隽永著称，极富文采，细细品味别有一番神韵。此次，在编辑《陈佩秋诗文集》时，收获极大。



冷风是从悬崖另一边吹来的。崖壁垂下一根青藤，延延续续连着至高点。“不能永远困在浅浅的岸边。”或许未知的高处有新的起点。我抓着生长着荆棘的藤蔓，不回头地攀着。脚下被岩石千万刀万剐划破？我不知道。远不及挣扎徘徊内心的撕裂；身后陷入了深渊；我不知道。纵使坠落，我想到崖顶去吹冷风。

没有终点

王嘉琦

我以为悬崖顶便是至高的终点，欢喜地扒着最后一块岩石仰望。想着辽阔，云烟，却都在视线超过石块边缘时消散。隔着跨不过去的十几米外，是更高耸的涯岸。月光把孤单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我依旧离星汉灿烂很远，很远。偶然，一只灯塔遥遥地在天际线边伫立。灯塔也是一个人在冷风里孤独，却熠熠生辉般耀眼。它存在因为它是它自己，注定而不平凡。偶尔路过几只晚归的渔船，看见它便说是希望。“把失去的一点点捡回来，最终成为我自己。”沙砾和空螺壳再渺茫，也会筑出连接时空的桥，因为它亘古不变；堆砌积攒着，也会让我离天空再近一点，哪怕只有一点。

海把刺痛我的石壁雕出光滑，海枯石烂也不是时间的终点。即便我是离群的马，也有自己的路。灯塔在远处闪烁，过往果敢闪亮的眼也是。向着光亮，向着自己费力地挥手：“你好，新起点。”



南丁格尔

白马

你来到人间
美与善的使者呵

这世界有战争与病痛
这世界需要关怀与爱护

昔日战场上的提灯女郎
留下的不仅是美丽的
身影
还有你美丽的心灵

你创办的护士学校
是一个伟大的温床
抚育出万千洁白的天使

十九世纪你留下不朽的业绩
二十世纪你的仁爱已
泽被人类

南丁格尔 南丁格尔
默默念你的名字都有一种敬意

纪念日（剪纸）

郑树林

王符是东汉政论家、文学家、进步思想家。他是庶出之子，舅家无亲，备受歧视。他又不苟于俗，不求引荐，隐居著书，终生不失。所以，他的官位不显，无政声可言。但他讥评时政得失，著有《潜夫论》，思想深刻，观点鲜明，文笔犀利，淋漓酣畅。读他的《爱日篇》，叙述分析平民诉讼的曲与直，以及由此引延的状态，感到分析得非常到位，令人警醒。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差不多。”王符据此认为，中等才干的人，足以评议是非曲直，乡亭部吏，都有管理诉讼的人，可还是出现许多受冤屈的人，是有原因的。

王符分析说，理直的人自然以自己的正确而不屈从，理亏的人自然低三下四去行贿。由于不屈从，所以得不到官吏的同情；由于行贿，所以得到执法者的庇护。因而正直之人心怀怨恨得不到伸张，狡猾的官吏施展阴谋而不会被惩罚，由此小民容易受伤害，天下百姓因此多穷困。

诉讼的曲直关联着官吏是否担责。王符分析说，由于乡亭部吏判案不公，容易出现判案的反复，而一出现反复，乡吏将要受到惩罚。乡吏怕受惩罚，往往求诉到县廷。以缺少帮助的孤弱百姓，同乡里的豪吏打官司，其结果不受屈辱吗？县官听信乡吏的话，所以结论与乡吏相同。如果事情有反复，县官也要受连坐，县官怕受连坐，而又将案子推到郡上。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姓，与一县打官司，公理怎么能得到伸张呢？事情再有反覆，郡太守也要受连坐，郡太守怕一起受连坐，往往又将案子推给州牧。以一个平头老百姓，与一郡打官司，他的申诉怎么可能获胜？州牧不肯受理，因此就远送到公府中申诉，公府又不能明察，就会拖延时日。贫弱的人无法坚持一句之久，富强的人则可以支撑一千天以上。如此判案，什么冤枉能得到昭雪呢？

王符进一步分析认为，诉讼的曲直，影响天下的太平。他在文中说，当今受害的百姓希望能向上诉冤，而县令难见文书。百姓放下农活而到府衙申冤，一个接一个地奔走在路上，不到申时，得不到通报，不献上礼物得不到召见。有的人连年累月，接连探视；有的人转请邻居亲朋，进献财物去疏通。一年中劳动的时间不足，天下怎么能没有因此挨饿的人呢？从三府州郡，直到乡县，提出诉讼的百姓，官司相连，转相审理，每天不下十万人。一人有事，两人处理，那么一天有三十万人荒废了本业。以一个中等农民可养活的人计算，那么这一年将有三百万人因此挨饿。这样的话，盗贼从何清除，太平从何而来呢？百姓不富足，君主又从哪里富足？最后，王符连说了两句：能不好好想一想吗？能不好好想一想吗？

王符说讼

洪 水



边看边聊

父亲是名警察，童年的印象里他总是很严肃，笑容很少，言语也不多。八岁那年，我趁父亲午睡的间隙，偷偷拿了他外套兜里的钱去买零食，躲在小卖部吃得酣畅淋漓。夕阳将尽，我擦干净嘴和手，消灭所有可视证据，这才顶着滚圆的肚子回了家。父亲已经醒了，搬了个矮凳坐在堂前，看到我什么话都没说，只一竖眉、一瞪眼，我就吓得把事情都招了。父亲烦躁地抽着烟，他坐着，我站着，我处于更高的视野，但心里却仰望着父亲，等待他的审判，祈求他的原谅。不知过了多久，父亲掐灭了烟，留下一句“小偷不许进家门”就转身进屋了。大门没关，我不敢进也不敢哭，直到下夜班的母亲回家把我带进了门，我才把一腔愧疚和委屈大声哭了出来，惊得邻居家后院的母猪差点早产。

我整理着新发的制服，又回忆起当年的事，问：“您当初怎么发现是我偷拿的钱呀？”“那么一番零钱，你非挑最大数额的拿，回来时身上又一股糖果味，我当场就锁定你这个嫌疑人的啦，哈哈。”已经退休了的

别怕爸爸

金渝竣

父亲双鬓花白，再谈起这事时眯起的眼角皱纹加深，倒显得严肃的面容和蔼了许多。父亲帮我把警号徽章收好，放到了我手里，他说：“虽然那天你哭得很惨，但我从不后悔，你是我的小孩，也是警察的小孩，在道德人品这方面的要求，自然要

比别人更苛刻。”

参加工作后，我便很少再听到父亲的训诫了，心中正撼动时，妻子和母亲带着女儿购物回来了，粉嫩的小人不过两岁，已经十分精明了，一进门就冲着最大的“靠山”奔去，“爷爷、爷爷”叫个不停，大约是又犯错误了。果然，妻子告诉我，女儿在外时与别的小朋友争夺玩具起了冲突，又哭又闹，妈妈和奶奶连劝带哄都没能安抚小公主的心，看来只能让我这个爸爸出场了。

七夕会

忆里威严的父亲联系在一起。“爸，您刚还和我说要‘更苛刻’呢，可别成为你孙女教育路上的绊脚石啊。囡囡，快过来，别让爸爸说第二遍！”我瞪着女儿佯作生气状，小家伙撇着嘴慢慢挪过来，一步一回头，期盼着爷爷能再救她一回。父亲安慰似的摸了摸她的头，说：“囡囡乖，别怕你爸爸，他也是为了你好。”说完父亲就回房了，不再掺和此事。女儿眨巴着眼睛，还在等候“发落”，训斥的话语在喉咙口上下了几次始终没能说出，末了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摸了摸她的小脑袋：“别怕爸爸。”父亲不知道，我整个童年，都在等他这句话。

确实应该好好想一想。时至今日，王符说的状况，没有彻底根绝。一件小官司，终身申诉，从黑发人变成白发人的有之；推诿扯皮，不辨曲直，只看来头更有之。大家都看看王符说讼，得到警醒，这也就不会枉费薛《后汉书》时特地把王符列传的良苦用心了。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养育